

愛國僑領楊承錦

(本文插圖刊第72頁)

●王善初

出身航空機械學校

著名旅日僑領楊承錦(一九一六——一九九一)於兩年前猝逝，享年七十有六。卒後遺囑指明以部分財產成立公益慈善基金會，回饋國家社會，仁風義舉，殊堪欽敬。

楊承錦出身航空機械學校，經商有成，事業橫跨美國、日本、星加坡、馬來西亞、台灣等地，財富之鉅，在海外華人之中數一數二，號稱「億萬富豪」，這一稱號他應當之無愧。據其友人粗略透露，他在國內設有台北水源公司，在日本各地區代理經銷國產煙酒，以紹興、花雕、高粱及啤酒為大宗，深受日本飲士歡迎。另握有世華銀行大量股票，為大股東，負責日本地區事務。另在東南亞地區擁有印尼永青木材有限公司、馬來西亞玻璃砂股份有限公司、加里曼丹製材公司及新加坡大東方酒店部分股權。還在美國舊金山經營「天錦樓」飯店，專營中華料理，該飯店為中國宮殿式古典建築，裝飾得美崙美奐。為美西著名的謙飲場所。

日本是他的大本營，擁有的資產更多，據其

旗下資深職員透露，計有登美川旅館、停車場、龜有田園、赤島及水源大廈等十八筆。而水源大樓位於東京地下鐵千住驛站的對面。七層建築，為繁華商業中心。據日本朝日周刊統計，楊氏家族的資產在日本國內者約值日幣四百五十億，在外地約值日幣一百五十億。但東京的老華僑認日報的統計太過誇大，打個七折近於正確，如此計算也有日幣四百廿億，折合美金三億三千六百萬元，折合台幣為八十四億餘。以這麼雄厚的資產，撥出一小部分設置慈善公益基金，已足使很多人受惠了。

射擊比賽榮獲冠軍

楊承錦是福建林森人，後來到日本經商，全係情勢所迫，並非喜歡日本。原因是其父楊為仁出身馬尾福建海軍學堂，與民國首任海軍總司令陳紹寬是同學，但際遇大不相同。楊為仁畢業後被閩系軍閥派往東北奉系服務，後來閩奉交惡，張作霖疑楊為仁是閩系間諜，下令通緝，幸他機警逃回家鄉。民國十五年發生「閩變」，楊為仁

因與福建督辦周蔭人接近，國府以楊曾參加，與

周蔭人同被通緝，幾遭不測。從此對政治寒透了心，認為「政治」是最骯髒、最醜惡、最危險、最沒是非的玩意。乃毅然辭卸軍職，回到家鄉，受聘為長樂縣私立培英中學教員，後來升任縣立中學校長。而他的同學陳紹寬因為站對了邊，升為海軍上將，貴為國府海軍總司令。而他半生悽悽惶惶，幾無寧日。其弟楊龍華因受哥哥牽累，家鄉待不下去，才東渡日本經商，這是楊家與日本發生關係的開始。不過老先生享壽八十五，晚年很享了一陣子兒子的福。

楊承錦生於民國五年，到了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他才二十一歲，認為「倭寇未滅，何以為家」，乃留書出走，考入上海航空機械工程學校，後隨軍至四川成都，而在市郊一場射擊比賽中技壓羣雄，榮獲冠軍。

當時他服務空軍後勤單位，駐防成都近郊的新津機場，認識當地講義氣、重然諾的「袍哥大爺」江翼州，江老先生將長女江淑瑤許配給他，生下女兒楊蘋蘋、楊筱蘋。

吃苦耐勞白手興家

抗戰中期，成都常遭日機轟炸，機場附近有一個七口之家全被炸死，僅剩一老嫗，楊承錦惻隱之心油然而生，自薄俸中抽出一部分資助其生活，直到抗戰勝利離開成都為止。

空軍因楊氏精明幹練，精通「閩南語」，乃派他來台灣。於民國三十五年接收岡山空軍基地，他遂將成都的妻兒及在家鄉的雙親和兩個未嫁的妹妹接來台灣。不料翌年發生「二二八事變」，他的家被暴民包圍，他隻手單槍，喊話要和暴民頭頭單挑，千鈞一髮之際，他揚槍連斃三隻雞、兩隻狗，彈無虛發，嚇煞施暴的頭頭，安然無恙。

民國卅七年，楊承錦脫去軍服，轉業台南民航空運公司（CAT）。任機械工程師，深獲美國老闆的信任，遂於三十八年調他到東京市郊的立川機場服務。不久，韓戰爆發，美軍大批入韓，又調他往韓國服務，因雙親反對他往戰場冒險，乃辭去CAT的高薪工作，由在日本的叔父楊龍華介紹，認識了旅日閩籍僑商林水峻、張和祥、吳寶祺、薛來宏等合夥經商。其中林水峻已有幾家店舖，但年邁多病，乏人照料，僅長女林寶珍（日名楊早智子）十八歲，其餘均甚幼。而楊的前妻因感情不睦已離異，林水峻乃將楊早智子嫁給他，生子楊源華、女楊文華。再婚後的楊承錦，本諸秉性，刻苦勤勞、守信、守分，並有研究學習精神，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以上。由於他初入商場，一切從頭學起，他向老廚師學習製作各種佳餚，向老酒保學習調製香醇的美酒，當廚師或酒保請假、休假或「拿躑」時，他便捲起袖

管，戴上白帽、繫上圍裙，進廚房炒菜或進吧檯調酒，什麼活都幹，什麼苦都吃。

由於吃苦耐劳、認真負責，卒告生意興隆，鈔票滾滾而來，他把賺來的錢一分一文的積起來，不稍浪費，勤儉的美德，贏得旅日福建鄉親、鄉長及日本友人的信任，逐漸白手興家。

日進斗金大發特發

最初，楊承錦並未想發大財，僅想在異鄉安身立命，奉養老父即可。他離開CAT時，僅有極少的積蓄，靠親友及鄉親協助，才在東京足立區火車站對面找到一家店面，開設「日華樓」中華料理店，由於旅客川流不息，他出售的飯食又貨真價實，給顧客留下口碑，使他生意應接不暇，着實賺了一些。

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日本成了盟軍的轉運站及軍火庫。於是他把積蓄的資金，轉投資開設餐廳、酒館，因為有大批盟軍駐紮，他所有的生意都大賺特賺，每天凌晨打烊，和十六歲的日本女店員洋子清點一堆堆花花綠綠的美鈔，心花怒放，幾乎忘記了疲勞。兩人日久生情，洋子偷偷的為他生下一個兒子，取名楊建華。

拜韓戰之賜，東京商業區漸趨興旺，這時，福建籍僑商中如吳寶祺的「新橋高」大餐廳、「夜來香」咖啡館及張和祥的「山王」大飯店都是廿四小時營業，四班樂隊輪流演奏。楊承錦的餐廳酒館自然也不例外。鈔票多了，於是四人合資創設了「華僑商業合作社」，規模如同銀行，成了華商金融的樞紐。

楊承錦手頭積蓄了鉅款，興起購買土地的念頭，以便興建更像樣的飯店。他不願在市區發展餐飲業，和栽培他、協助他的鄉親競爭，乃在東京郊區的龜有、足立、淺草、北千住等地買進土地，由於這些地區曾遭美機投擲燒夷彈，到處是殘垣瓦礫、荒煙蔓草，地價非常便宜。他原想待市區慢慢的發展，不料東京市政府決定在這一帶興建地下鐵的國鐵驛站（車站），他的土地位置

在車站前，以致價格暴漲，使他的土地寸土寸金。目前該地是日本國鐵常盤線、東武線、日比谷線及千代田線交會的總站，人潮川流不息，他購買的十多筆土地，三地在車站前，成了新興商業區，地價增值數百倍，使他成了億萬富豪。於是他創立水源集團，大本營即設在總車站西側的水源大廈內，旗下有中式、日式餐廳、酒館、柏青哥、速食店及飲茶店，因位於車站前，真是日進斗金，大發特發。

忠愛祖國熱心公益

他的求知慾極強，口袋內經常有新出版的書本或雜誌，閒暇時即坐而閱讀，樂在其中。他也關心文化，他無意中購進戰後日本沒落皇族的一處古宅，為日式古典建築，佔地三百餘坪，有水池假山，古木參天和數排石龍燈。他本欲改建，後來始知這是日本明治天皇的一處行宮，明治天皇曾借其於明治九年（一八七六）及十四年（一八一）兩次駐蹕於此，於是他保留了這處勝蹟，並開放供日本遊客瞻仰。

他的財團取名為「水源」，即飲水思源之意。

，其長子取名為源華，即不忘中華之意。

楊承錦熱愛中華民國，多年來中共一直遊說他前往投資，一直到逝世他都沒有點頭。却於民國四十七年響應政府號召來台創設「金山汽車公司」，擁有紅車頂、藍車身的計程車五十輛，是國內首家計程車行。旋因三輪車轉業糾紛及「八七水災」，加之廣泛開放計程車營業，弄得優惠儘失，最後搞得血本無歸，但他毫無怨言。

民國五十四年副總統陳誠逝世後，一名自稱陳氏侍從副官的人到東京，久住一流飯店，積欠大筆餐宿費，被日本國境管理局扣押，他獲知後慨然出面保釋，並代付積欠的費用，境管官員問楊氏「認不認識其人，為什麼出錢担保？」他說：「因他是中華民國國民，他在國外遭遇困難，舉目無親，我有義務幫助他。」日本官員聽後，非常佩服他的同胞愛和互助精神。

民國六十一年中日斷交，他認為祖國最需要海外華僑的經濟和精神支援，於是親自飛往台灣尋找投資合作對象，開出數十萬美元的信用狀。結果被國內的經濟犯騙去不少資金。那一年他為了平衡中日貿易，自台灣進口了大批商品，也賠了六千多萬日圓。

又過了五、六年，在台北的幾位福建同鄉邀他投資開採台灣水域的珊瑚，他慨允出鉅資買了一具深海探測器，又名無人駕駛的小潛艇，雇了八名美國人來台操作，首航蘭嶼，發現海底廣大的珊瑚場，中美人員坐在海面的快艇上，一時得意忘形，手舞足蹈，結果發生劇烈震盪，小潛艇失控，沉入海底，楊氏投下的資金也泡了湯。

在日本僑界，楊氏出錢出力，為組織中華社團而努力。最初張和祥先生組織四明商業合作社，邀他為主要股東。張氏被選為自由新聞社長，他也出錢作股東，更妙的是張氏任日本龍岡公親總會會長，會員限劉、關、張、趙四姓，張氏修改會章，邀他入會，即因他幹練有為熱心公益之故。

購買球證一舉兩得

七十四年六月，楊氏當選東京華僑總會會長，首先捐資一百萬日圓，親自設計製掛大招牌，堅持冠上「中華民國」的稱號。他特別關心華僑第二代，他在接任僑總會長時說：「在海外僑界，無論是在美國和日本，我發現一個不該有的現象。即許多華僑第二代，只會吃中國飯，不會說中國話，弄成不中不西的人。今後當務之急，是加強僑教。教華裔青少年和兒童說中國話，認中國字」。因為這個緣故，他經常措錢給日本的中華學校，更把他的子女送回台灣受教育。他自己也常常回國，參加國慶日、蔣中正總統誕辰、華僑節、青年節等。他在海外賺的錢，也常弄到國內投資，例如開辦租賃公司、旅行社、進出口或經營房地產。但最後結算總是虧損的多。但他毫不介意，繼續投資不誤，這是因為他為人熱忱，生性開朗，又喜歡戴「高帽子」，尤其是有美女在座，不斷的奉承，幾句好聽的話，就把他的投資「套牢了」。

在日本東京，由於他的幾家餐廳，都在地下鐵出入口附近，每屆參眾議員選舉，楊氏即慨借

場地作為候選人的競選辦事處。故而日本政要故前首相三木武夫、眾議員安井謙、參議員錦岡兵輔、金剛及東京市長鈴木等都成了他的朋友，以致日本華僑總會會長、日華經貿協會會長、亞東親善協會副會長以及日華聯合會副會長等都成了他的「官銜」。

日本政客都喜歡「附庸風雅」，對中國字畫、木石雕刻十分喜愛，楊氏每次回國都要到故宮博物院或歷史博物館搜購大批複製的古代名家字畫，還運到三義選購木雕，到花蓮購置笨重的石刻，運往東京送人作為禮品。漸漸的他已迷上了古董字畫，國內一些退休的政要民代，紛紛向他推銷，價錢高得離譜，他為了面子只好買下，原封不動的堆在二樓，他的一位服務文化界的劉姓至親，譏笑他滿屋子的破銅爛鐵。因為那些「收藏品」，十之八九都是贗品或仿製的假貨。

有一陣子，台灣政要流行打高爾富球，上行下效，以致「高爾富」球場次第興建，球場俱樂部、球證或貴賓證，紛向達官顯貴或富商巨賈推銷，楊氏礙於情面，先後買了五張，價格八十萬元到三百五十萬元不等，但他從沒有進場打過一次「高爾富」，後來球證都漲了價，他買到球證，既酬答了朋友的情誼，又賺了不少價款，真是一舉兩得。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即可收到書刊。